



历史人物

《曹操·阿瞞出道》在天涯社区贴出后,每日跟帖无数,受到众多网友的追捧。作者撕得香烂的狗肉,挂起羊头的招牌,把曹丞相风流韵事细细道来,寻求人们诋毁曹操的个中因由,各位权把此文当酒肴,慢慢品来。

子金山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历史上著名的绑架案

曹操的羽林军接近颍川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:由于持续不断接受昨天从长社逃脱的残伤士兵,颍川城竟然连城门也没关!

机不可失,曹操一马当先直冲进城去。没发生多少像样的战斗,羽林军便控制了全城,十余万黄巾军的眷属、伤兵做了曹操的俘虏。这一次曹操没有再让士兵们过一把杀人瘾,命令士兵释放所有战俘,全体赶往长社的方向,于是一支更大的人流泻向昨夜黄巾军出征的路途。

只不过这一批是十余万只毫无抵抗能力的绵羊,被五千只饿狼驱赶着,走向自己的亲人,哭喊之声震天动地,声闻数里,这中间却没有一个人意识到,他们将给前方自己的子弟兵带去灭顶之灾!

汹涌如潮的黄巾军在一条河边遭到了坚决的抵抗,河虽不宽,却也无法涉水而过,对岸箭石如雨,架桥的尸体已堆成了又一道河堤。

波才气得暴跳如雷,严令士卒不计伤亡冲过河去,怎奈火无情水也无情,利箭飞逝更无情,抢渡的士兵面对激流箭石前进不得,后退更无活路,波才用鬼头大刀组成了督战队,大多刀口已

砍得卷刃,上面滴流的全是自家弟兄的鲜血,此境地便真正是进是死,退也是死。

朱儁的五千骑兵在接到曹操已在颍川得手的消息后出动了,士兵们一改初战黄巾军时的怯懦,不计伤亡地扑向黄巾军后方的辎重车辆,仅一个冲锋便在黄巾军辎重车队放起了大火,虽然无风助势,但冲天的烈焰浓烟使前面却步不前的黄巾军更加混乱起来。

波才看到后方辎重被毁,反而更激起了野性,命令全军弓箭手分为前后两个方向,不救辎重部队,守住后方偷袭,全力渡河。”就是用尸体填平这小河沟,也要冲过河去!成败在此一举,全军压上,停步不前者斩!”应该说,波才的这个命令是对的,事实也是如此,皇甫嵩已经快坚持不住了,自己的弓弩手、掷弹手已在敌军箭雨中伤亡过半,步兵已与少数抢过河来的黄巾军展开了贴身肉搏。

快成功了!波才跨上了战马,他也要亲率部众进行最后的冲锋!突然,看不到边的黄巾军的老弱妇孺越过了还在燃烧着的辎重火线,蔓延而来,伴随着他们的撕心裂肺、惊天动地的哭喊。

远方,曹操的五千羽林军列开望不到两头的横队,看

不纵身,慢慢地挤压了过来。从隐约的哭喊声传到波才的耳朵那一刻起,从高坐在战马上回头望见那滚滚而至的黑线那一刻起,波才就明白,完了,这一仗到此结束了。

颍川的十余万家小赶到了战场,是被敌人驱赶着来的,这仗还有办法打下去么?他们的丈夫、儿子、兄弟、父亲还有力量向前冲杀么?再庞大的一支军队,只要被抽走了脊梁,就成了任人剥皮剔骨的躯壳。而那哭喊而至的人们,就是这支起义军的脊梁。

波才悲愤地长啸一声,纵马向对岸冲去,后面没跟来一人一骑,大家都转身奔向了各自的亲人……波才不是去冲锋,是去自杀,他不想睁眼看到最后的结局。波才这一最后的目的达到了,坐骑趁着惯性踏着尸体冲上了小河对岸,连人带马也同时成了一只刺猬,据后来割他的头颈的几个官军说:箭杆、箭头密得无法下刀。

有人得到就有人失去,造反的农民军失去的是生命,皇甫嵩得到的是都乡侯的爵位及左车骑将军的高职;朱儁经皇甫嵩力保被封西乡侯并晋职镇贼中郎将;曹操在又经历了几战后被他举为济南相(相当于太守),达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目标。



都市小说

洪晃的父母本来感情很好,因楼下搬来的新住户扰乱了生活。一个陌生女孩突然闯入宝玲的家,熟悉得跟自己家一样,宝玲和她的丈夫反而成了这家的入侵者。一群人在生活中寻找人生信仰和生活的支撑,寻求的过程充满了焦虑、苦恼……

李小山 著 钟山杂志友情推荐

家中的嘈杂声

宝玲上班后心里不踏实,一个陌生女孩睡在她家,把这事悄悄地讲给要好的同事小张听,竟不相信。“胡诌什么?”小张嬉笑着推了她一把,还摸摸她的额头,“你没发烧吧?说梦话呢。”宝玲没做争辩,天色阴沉的,办公室里亮着灯,宝玲的神情在灯影下显得过于白皙,嘴唇没有血色,一大堆事等着她去做。

矮个子部主任在门口喊她,这个中年的秃顶男人,穿着一套嫌大的棕色西服,一双圆口布鞋,打了条刺眼的嫩黄色领带,眼睛永远像探照灯似的在年轻女人身上照来射去,乐此不疲地占这点视觉的便宜。宝玲走到他面前时,被他上上下下打量个够,才说:“宝玲啊,稿子不行啊,得好好加工,总编说,宝玲怎么弄的啊?一个星期了,一篇稿子弄成这样,不用心啊。”宝玲瞥见同事都在瞟着自己,于是讪讪地说:“总编不满意我就重写,不过不能怪我,对方一点也不配合,处处为难,我也没办法。”

宝玲打开电脑想看看有没有邮件,只见到几条推销产品的广告,想给丈夫挂个电话,犹豫一下又打消了念

头。小张贴在她身后耳语道:“看不出吗?这个不要脸的老男人在故意找你的茬,别理他,他老婆是性冷淡,据说卵巢动手术拿掉了。”说着掩口而笑,在宝玲背脊上拍了一巴掌。

快十点钟了,宝玲迟到的事被部主任抓住了把柄,以后有得小鞋穿,她把总编交待的稿子逐句看了一遍,没觉得哪儿不好,鸡蛋里挑骨头,说不定部主任假传圣旨,他老婆性冷淡……

小张端着茶杯凑过来,说:“你再跑一趟,糊糊他们,这里我替你看着。”宝玲点点头,但身体一动不动。女孩睡在家里,现在想起好生后悔,应该给丈夫挂个电话。这时部主任又神鬼莫测地出现了,酸酸地说:“宝玲啊,动作快些啊,不然总编要刮我的鼻子啊。”小张扮了个怪样说:“总编刮你的鼻子,说明喜欢你呀,换一个男总编就不刮了,改成挨棍子了。”

同事都吃吃地窃笑。宝玲站起来捋了包,说:“去了去了,不会总让总编刮你的鼻子。”

出了大厦的门厅发觉天上飘起毛毛细雨,这是一个倒霉的季节。宝玲迟疑着是否返回办公室拿把雨伞,但害怕再遇见部主任那张油纸似的脸。宝玲对自己跑的

这个口子越来越厌倦,凶杀、抢劫、偷情、盗窃、乱伦、卖淫、贪污、腐败,一切与社会与人性相悖的东西都袒露无遗,是生活最阴暗的部分。

宝玲叫了辆出租车,想乘机回一趟家,看看女孩的动静。

宝玲让司机把车开快些。雨水密集起来,车玻璃上积了白皑皑的雾气。临近自己的小区时她蓦地感到一阵恐惧,假如……她迅速考虑了几种可能,有时候,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往往最能成为事实。

宝玲请司机等一会儿:“我马上下来,几分钟就好。”

宝玲飞快地登上几级台阶,觉得喘息十分不均匀,心跳得奔放。到了五楼家门口,宝玲不由自主地蹑手蹑脚起来,耳朵贴近防盗门倾听屋里的声音,心中浮现出异样的做贼心虚的感觉。里面传来断断续续的说话声,还伴有音乐声和脚步声,根据这样的嘈杂的声响判断,似乎人数不少,像在开派对。宝玲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,仔细看看门牌,没错,她抬起胳膊却不敢贸然敲门。楼道很安静,安静极了,衬托之下屋里的声音显得更清晰了,宝玲与自己僵持了一会儿,呼吸越来越急促,放弃吧。这是个正确决定,至少,在目前情景下是给自己的唯一合理的解释。



人物传记

少帅与七个女人的故事,生动地体现了一个浓浓的“情”字。无论是与天津名媛爱意深沉的友情,还是和意大利公使夫人“柏拉图”式的纯洁情愫,其内幕都是少帅去世后的首次披露。本书为那些熟悉张学良百战疆场、以西安兵谏彪炳史册的读者,展示了其侠骨柔肠、重情厚义的另一面……

汪睿 著 团结出版社友情推荐

唱红吉林的女艺伶

1920年9月,正是秋风乍起的时候,刚从东北三省讲武堂毕业的张学良,奉父亲张作霖之命,统军前往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剿匪。就在他到达吉林市的当天下午,张学良结识了正在这里唱戏的谷瑞玉。他做梦也没想到,这位萍水相逢的女友,竟会让他整整痛苦了十年。

谷瑞玉,天津人。1904年出生在天津附近的杨柳青,自幼天资聪慧。谷氏曾是礼义传家的名门望族,清光绪年间家道中落,但在杨柳青一带仍不失为大户人家。民国年间谷瑞玉是一位既端庄又有学识的女学生,少年即因家贫而进入梨园学戏,她先学天津大口落子(评剧),下关东后又改学皮黄(京剧),是当时吉林地区一位颇有名气的菊坛女名伶。

张学良来到吉林后,当时的吉林督办公署盛情接待。督军张作霖亲自设宴为其接风,当晚,还为他特别安排了一场堂会戏。堂会上最引人注目的女艺人就是谷瑞玉。

张学良当时刚20岁,血气方刚,英武潇洒。谷瑞玉当晚唱的京剧折子戏《打面缸》和《麻姑献寿》,颇得张学良的好感。他没想到偏

僻的吉林,竟有像谷瑞玉这样杰出的女艺人。夜戏后公署又设夜宴,席间坐在张学良身边的正是堂会戏中挑大梁的谷瑞玉。她生得身材颀长,面庞俊雅,乌黑的发髻把她满月般的面庞映衬得娇媚动人。特别是她那明亮的眸子,在暗夜里越发显得幽深诱人。“姑娘贵姓,可是东北人?”他对她最初的印象甚好。

“我姓谷,叫瑞玉。”姑娘温顺地笑笑,“我是吉林万花戏班的花旦,早年在天津跟李金顺和白玉霜学过大口落子,后来下关东,又在吉林搭班子唱京戏。当然,有时候我还唱京韵大鼓。”

“哦,谷小姐原是天津人!”张学良听了她的话,越加对这飘泊在关东的女女伶发生兴趣,谷瑞玉坐在灯影下,显得更加娇艳:“少帅可知天津有个孙家班?几年前我就在那里唱戏,后来成兆才创建了‘庆春班’,我就给花莲舫唱配角。后来,花莲舫、李金顺、白玉霜和我四人,在天津唱红了。都知道有个小金玉,那就是我!”

“原来是小金玉?这么说,谷小姐就是天津当年的‘四大名旦’了?”张学良从少年时就喜欢听戏,所以他对天津的评剧花旦早有耳闻。现在当他听了谷瑞玉的

话,顿有所悟地睁大了眼睛。他这才发现谷瑞玉气质清丽高雅。她谈吐又有分寸,说她当年只是个被戏迷们捧红的配角而已,如果说成了四大名旦,也是沾了老师们的光。还说当年在天津得了个四大名旦的雅号,是因为她和老师白玉霜合唱一出《十三姐进城》才一炮走红的。

张学良听了姑娘一席话,仿佛在陌生吉林忽然遇上了知音。谷瑞玉也感到张学良不像传闻中那样难以接近,她告诉他自己的出身:小时候家境贫寒,因住在海河边上,乡下十年九涝,13岁时就被卖给了天津戏班子,14岁登台唱戏,15岁已经唱红了,下关东时才17岁。两人越谈越投机。

张学良见谷瑞玉说起戏来竟头头是道,心里不由泛起淡淡的感佩,又问她为何不在天津或北京登台,反而来这偏僻的吉林闯世界?谷瑞玉告诉张说,她下关东原来是投奔其姐谷瑞馨,而谷瑞馨则是当时吉林省税捐局长鲍玉书(前吉林督军鲍贵卿的侄儿,张学良胞姐张首芳的夫兄)的妻子。这样一谈,原来谷瑞玉与张学良的胞姐还是远房亲戚,这一夜的接触、妮妮的交谈把张、谷两人的关系忽然拉近了。



悬疑小说

悬疑小说

旅游团由包括警官叶萧在内的十六个年龄职业不同的人组成。途中他们经过一个村落,恰巧赶上当地的“驱魔节”,因误吃了“山魈”的脑子而遭到报复,旅游团的车开到了一个神秘的城市。他们中间开始有人神秘地死去。第一个死去的是导游小方。沉睡之城究竟蕴含怎样的天机?下一个又是谁?

蔡骏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暂时击退山魈

山魈怒吼咆哮着扑上来,而叶萧丝毫没有退缩,他的目光透过雨幕直视前方。死亡的獠牙离叶萧的咽喉只有十几厘米——

车上的人都在尖叫。“铛!”就像金属之间的碰撞,叶萧手中的铁棍,准确地砸在了山魈的头顶。而山魈钢铁般的爪子,则从他的胸口划过。T恤破了一道口子,隐隐有鲜血渗出来。但叶萧仍牢牢地站在原地,后退的是凶猛的山魈。

虽然头顶遭了重重一击,可对它来说却只是挠痒痒而已。山魈第二次攻击更加迅速,整个身体高高跃到空中,两只铁爪直指叶萧双眼。

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了,叶萧只能举起铁棍横在自己头上。就当那铁爪即将抓破他的眼珠时,眼前闪过一道光,随即山魈一声惨叫,这个怪物便摔倒在地上。

叶萧大口喘起了粗气,再看身边是那摄影师,他的斧头上沾着几丝血迹。原来是摄影师的斧头救了他的命。现在,叶萧、孙子楚和摄影师三人并排站在一起,铁棍、斧子、镰刀各司其职,构成了一个兵器阵。他们一步步向野兽逼近,而山魈的爪子已中了一斧,鲜血正随着

雨水淋漓而出。

路面上已满是鲜血了,山魈似乎支持不住,只能绝望地仰天长啸一声,整个山谷中都充满了它的悲鸣。它在为自己的孩子哭泣,也在为无法复仇而叹息。此刻它只能暂且后退了,但它还会回来的。

孙子楚终于松了一口气,手中的镰刀也掉到地上。车上则是一片掌声,大家都在为他们的勇敢而叫好。叶萧和摄影师互相拍了拍肩膀,其实背后全都是冷汗了。他们又向车上关照了几句:“我们现在去前面探路,你们千万不要随便出来走动,必须要等到我们回来!”说罢,三个男人手里端着“武器”,顶着大雨向前面的山路走去。

摄影师拍拍叶萧的胸口说:“你这里的伤要紧吗?”

“只是被抓破了点皮,没事的。”当警察受伤是家常便饭,叶萧也确实没感到什么,他倒是对这个长头发的摄影师很感兴趣,“谢谢你。你刚才的斧头救了我的命,要不然我就成了一具没有眼睛的尸体了。”

摄影师潇洒地大笑起来:“呵呵,小事一桩。”

“我叫叶萧,你呢?”

“我叫钱莫争,平时四海为家,拍几张照片糊口。”

“钱莫争?”孙子楚终于忍不住插话了,“莫争钱?

真是好名字啊。”

三个男人一路说笑着走出几百米,在曲折的山路上转过几道弯,突然发现眼前横亘着一座大山——无数的石头和泥土,像建筑材料堆积在路面上,随着大雨变成数条小溪,山上还不断有碎石滚落。

“泥石流!”摄影师钱莫争大喊着,他走过全世界很多地方,当然也看到过这种自然灾害。通常是山区暴雨时,容易引发这样的山洪倾泻。这条道路就此被吞没了,任何车辆都无法通过。

他们绝望地摇了摇头,只能由原路折返了回来。当三人回到旅游巴士时,司机正披着雨衣检修撞坏的部件。车上的人们全是期待的目光,以为前方救援者就会来到,但等来的却是坏消息。

忽然,车下响起一阵发动机的声音,司机兴奋地跳上车说:“汽车修好了!”

旅行团又是一阵欢呼,仿佛绝境逢生。所有人都已归心似箭,原路返回清迈是他们唯一的选择。众人总算呼出了一口气,今天的旅程真是无比惊险,连兰那王陵的影子都没看到,就险些自己变成了殉葬品。所有人都疲惫不堪,大多打起了瞌睡,只有叶萧还紧盯看车窗外的路,眼皮却越来越重了。